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九至
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甯汝楠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九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討伐上

令秦王討王世充詔

討輔公祐詔

親征安祿山詔

貶田承嗣永州刺史詔

討李希烈詔

削奪李惟岳官爵詔

討吳少誠詔

討李錡詔

削奪王承宗官爵詔

討李希烈詔

王承宗絕朝貢勅

討鎮州王承宗德音

討吳元濟勅

討王承宗制

闕

討伐上

令秦王討王世充詔

取亂侮亡聖人於是致治安民和衆大武所以成功兵
革之興義資靖難出軍命將蓋非獲已自隋氏數窮天
下鼎沸豺狼變爭黔庶凋殘朕受命臨御志存寧濟率

土之內咸思覆育聲教所覃莫不清晏唯彼伊洛尚隔
朝風世充作梗肆行凶暴虐害良善擁迫吏民悖道亂
常日月滋甚禍盈釁積天亡有徵心腹猜携黨援孤絕
農畝荒廢糧廩內空城隍社稷勢將奔潰弔民間罪今
實其時可令陝東道行臺上柱國秦王某總統諸軍東
踰崤澠分命驍勇百道俱進救彼塗炭誅其凶渠凡此
授律義在拯民府庫資財一無所利尅敵制勝効策獻
功官賞之差並超恒典其有背賊歸款因事立勲即加

寵授務隆厚勸

武德三年七月

討輔公祐詔

禁暴戢兵昔王於是致治亂常干紀有國所以明刑東
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舒國公輔公祐本自凡
伍素無藝用徃因擾亂連結徒旅與吳王伏威同心協
力保據江淮早率所部遠歸朝化錄其功力授以官爵
任管方隅榮寵兼至不能厲身奉上克保名節遂乃包
藏禍心圖為不軌自伏威入朝之後公祐即行專標違

犯朝憲不顧典章徵歛穀帛掠奪子女肆其殘忍妄行
誅殺驅役士民招集姦盜毒流衆庶怨結遐邇國家務
存含養未申刑罰每加懲誡冀其自改今乃稱兵內侮
假相署置驅扇蟻徒敢行鈔竊惟彼凶逆速宜勅定命
將授律義在安民已今天策上將軍太尉領司徒尚書
令陝東道大行臺雍州牧領十二衛大將軍上柱國秦
王某為江南道行軍元帥重率驍勇風驅電擊麾旆所
臨當即奔潰凡此罪惡止在魁渠脅從之徒一無所問

縱有已陷賊黨非其本心板難而來因立功効此之等類皆與官賞江淮以南北遭毒螫吏民困辱各不聊生平定之後並宜優給即令撫慰各令安堵勲賞之科具如別格宜明宣布咸使聞知

武德六年九月

親征安祿山詔

黃軒撫運既統蚩尤之旅矣漢應期亦有陳豨之伐雖德合仁覆或震雷霆之威功侔載物匪容原野之罪蓋所以除殘禁暴伐罪恤人聖帝賢君孰能無此朕以菲

薄縉承丕構乘時御宇慙繼統於百王盱食宵衣軫納
隍於一物多歷年所億兆咸知安祿山本自細微擢之
行伍進小忠而自售包巨猾以貪天子每含容冀其遷
善列在衣冠之右授之師旅之權賜與無涯邀求罔極
凡經寵任中外畢聞今遂竊我干戈欺我將士妄宣密
旨假託妖言人畏凶殘苟從逼脅稱兵向闕殺掠無辜
此而可原孰不可忍前所出師命將足以除凶去孽仍
聞阻兵西路左次南轅朕義在救焚情存拯溺雖塘泮

舉斧自當屠潰而蜂蠆有毒必藉討除今親總六師率
衆百萬鋪敦元惡巡幸洛陽將以觀風因之掃殄太山
壓卵未可喻其重輕洪波注螢不暇収其光焰宜令所
司即擇日進發其河西隴右朔方除先發蕃漢將士及
守軍郡城堡之外自餘馬步軍將兵健等一切並赴行
營各委節度使統領仍限今月二十日齊到既緣剪除
兇逆暫赴東京宮掖侍從並令減省至於供億都無所
須其扈從文武官及飛騎閑廐馬家并諸色人等應食

公糧者並以官物支供仍從此身齋鍋幕綠路並不須
置頓在於黎庶固免勞煩布告遐邇宜知朕意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二月

貶田承嗣永州刺史詔

自古屈法申恩與之更始者為君之道也務善改過期
於自新者為臣之節也其或棄瑕含垢弘貸之澤已深
而俠偽藏奸干紀之情轉露則亦中外同棄刑憲不容
西漢伏信越之誅東京舉萌寵之罰此皆前王典式也

魏博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雁門郡王田承嗣出自行間策名邊戍早參戎秩效用無間嘗輔凶渠駭馳有素洎再平河朔歸命轅門朝廷俯念遺黎久罹兵革自祿山肇禍瀛博流離思明繼釁趙魏堙厄粉榆井邑靡獲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全其彫瘵思用撫寧以其先布欵誠寄之為理所以委授旄鉞之任假以方面之榮期爾知恩

庶能自效崇資茂賞首冠朝倫列異姓之苴茅登上公
之禮命子弟童稚皆聯臺閣之華妻妾僕媵並授國邑
之號人臣之寵舉集其門將相之權兼領其職夫宰相
者所以匡輔王室庥庇生靈獻可替否救災恤患而乃
據國家之封壤仗國家之兵戈安國家之黎人調國家
之征賦掩有資實憑竊威靈內包凶邪外示歸順陷悞
良善賊害平人騁其樂禍之心俾叶同惡之體且相衛
之畧所管素殊而逼脅軍人使之翻潰因其驚擾便進

軍師事跡暴彰姦邪可見不然者豈志清之亂曾未崇朝子期光朝會於明日足知先有成約指期而來是以蔑棄典刑擅興戈甲既云相州騷擾隣境救災旋即更并磁州重行威武此寔自相矛盾不究始終三州既空遠邇驚陷更移兵馬又赴洛州實為暴惡不仁窮極殘忍又薛雄乃衛州刺史固非本藩恣其不附橫加凌虐一門盡屠無復噍類酷烈無狀人神所究又四州之地皆列屯營長史屬官擅請補署精甲利器良馬勁兵全

軍之舊資農藏之積實盡收魏府迥無孑遺更復收管將士其本部劫質妻子給我資糧觀其所為益在無捨且藏度者平人之膏血恣行貪竊甲兵者干城之腹心輒為舉動欲行討問正厥刑書猶示含忍冀其遷善俾予東夏之人終免無辜之酷抑于典憲務使慰安遂遣知在遠奉詔書喻以深旨命承昭副茲麾鉞撫彼舊封而承昭又遣親將劉渾先傳詔命承嗣逼廵相衛仍劫知在偕行先令姪悅潛扇軍吏至使引刀自割抑令騰

口相稽黨衆誼囂請歸承嗣論其姦狀足以為憑此而
可容何者為罪今尚全其首領更授藩條貸以朝章用
遵時令其承嗣宜貶授永州刺史兼許十歲已下一男
一女隨身便路赴任委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薛兼
訓簡練馬步一萬五千人即赴邢州取承昭處分逐便
招撫應變權宜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寶臣精選
驍雄馬步三萬二千人屯集深冀貝州等路進取幽州
節度使留後兼御史大夫朱滔舉馬步軍二萬五千人

進逼滄瀛權宜招討淄青等節度使檢校左僕射正己
率所管馬步三萬人北臨德博淮西節度使檢校右僕
射忠臣永平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李勉汴宋節度使
留後兼御史大夫中丞田神玉并河陽澤潞等道兵馬
共六萬五千人直據淇園皆擐甲釐戈犄角相應如承
嗣不時就職尚在執迷則所在進師按于軍法今數郡之
地迫受其兵深哀士人重遭剽掠丁壯離於農畝工女
廢於蠶桑胡寧忍之蓋非獲已緬思塗炭過在朕躬其

昭義軍管內五州宜給復二年仍委承昭撫慰務使蘇
息且聖人之教必也勝殘王者之師存於止殺其魏博
磁相等將士並懷忠義皆被脅從但恐玉石俱焚當宜
各思自拔除其首惡咸與惟新事定之時罪止元凶一
身并其姪悅其餘官吏將帥爰及弟姪等能自歸順者
一無所問如有擒執渠魁下其城邑便以承嗣在身官
爵資財田宅一切迴賜自餘立功者節級酬賞夫軍行
除害本以安人將吏所經薪芻必禁秋毫之犯律有常

刑凡在師人各宜深誠於戲天地之大德時或降霜皇
王之至仁亦聞用鉞顧惟寡薄之理昧於授任之明以
至興戎多慙黎庶布告天下令知朕懷

討李希烈詔

李希烈頃梁崇義叛逆使之專征既集勲庸大加恩禮
名極台輔賞延子孫而乃負德棄身去忠効逆攻劫道
路擅攻鄧州而又圖汴州攘奪尉氏攻圍鄭圍暴犯汝
墳已勅神策汴滑河陽東汝州淮南山南荆南湖南劍

南江西鄂岳等道十五萬衆尅日齊進弔人靖亂罪止
元凶有能斬希烈歸降者四品已上以希烈官爵授之
五品已下封異姓王實封四百戶諸軍將士斬希烈者
亦准此例封賞以軍城降者便以其職授之賜其實封
賊平後除供當道外百姓給復三年朕德之不明化有
不洽未躋仁壽尚勞甲兵中心咎悼無忘鑒寐

削奪李惟岳官爵詔

李惟岳其父寶臣有忠勞於王室夷險之際猶全誠効

而惟岳隳廢父業茂棄國恩繚絰之中擅掌戎務矯陳
悃款冀邀爵祿外結凶黨益固奸謀不孝不忠宜肆原
野朕尚念其前緒容以自新俾護父喪以其屬歸闕待
以好爵遇之如初告諭既勤罔有悛革蠢爾狂狡自取
滅亡除暴去邪國有恒典其惟岳在身官爵並宜削除
罪止元惡餘無所問其屬吏將校能以所部兵馬州縣
來降者便授以本職仍加封賞斬惟岳首

討吳少誠詔

吳少誠非次擢用授以旌秩居端揆之榮任總列之重
期申報効奉我典常而秉心匪彛自底不類兇狡成性
扇誘多端外肆矯誣內懷疑阻毀忠廢信棄德崇姦擅
動甲兵屢赴封境壽州茶園輒肆縱奪唐州詔使潛搆
殺傷干黷國章已在無赦朕以王者之德在乎好生人
君之體務於含垢寧屈己以宥罪不殘人以興師是以
上稽宗社之威外抑忠賢之請庶其悛革當議優容今
更幸隣境之喪逞貪亂之志焚掠縣邑殘暴平人朕冀

其知非為之忍耻亟頒詔令未許出師至乃攻逼許州肆其蠱毒恣行殺戮流害黎蒸惡稔禍盈人神同棄興言致討寔悼予衷宜令宣武軍河陽三城鄭滑等州節度東都汝州等軍犄角相應同逼申光蔡州指冀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澤潞太原淮南等州徐泗山南東道鄂岳等軍各發士馬逐便犄角齊進同為討伐大軍四合計日殲夷嗟我忠良受茲誑誤或心存憤激而力屈兇威玉石俱焚良增憫惻其所收得少誠管內州縣百姓

官吏等宜加慰撫各示安存淮西將士等夙著勲庸素懷忠義為其脅制深可哀矜若能因事建功捨逆効順朕當復其職位待以官封其吳少誠在身官爵並宜削奪其有叶心同謀擒斬少誠者先有官未有官者並授御史中丞及大夫封異姓王賜封五百戶賞錢萬貫莊宅各一所子孫承為功臣先有御史中丞異姓王及刺史者即超轉三資改轉官賞其才器行業為衆所推者便授節度使如有以懷忠憤謀斬少誠被其屠戮者先

無官者追贈三品賜實封二百戶先有官者贈二品官
賜實封三百戶仍各與一子正員五品官已有官者超
三資與正員官其所在百姓有能團結士衆討除梟斬
少誠者准例封賞人臣之所保者忠天地之所助者順
報功宥善朕不食言於戲朕司牧黎元為之宗極化有
所未洽信有所未孚致茲興戎增用媿悼然不暫勞無
以逸俗不誅暴無以安人咨爾藩鎮方州列屬連帥所
宜戡剪大憝永康兆人其戮力一心以副朕意應諸道

准勅赴蔡州許州將士等皆竭忠誠盡心奉國並懷感
激叶心勤王若能梟斬少誠者亦准前例賞榮勲之典
朕所必行如少誠平後應赴行營將士起三資改官其
賞物節級當績有處分其將士月糧在後廻給家口宣
示中外咸令知悉

討李錡詔

朕聞好生者天地之仁不任乎肅殺止戈者帝王之武
不尚乎誅鉏恭惟至言可謂明誠朕祇荷前訓纘承不

圖每思道以自弘豈佳兵而在念雖邦陞阻命有戡亂
之征蜀郡興妖獻夷兇之捷而所傷皆及於百姓所費寧
止於千金靜言思之徃徃興嘆非不得已豈復用師李錡
屬列宗支任居方伯窮赫奕之貴飽綢繆之恩待以親
賢報之以逆節授以師律用之以亂常肖圓首方足之
形無五常百行之性頃者累陳章䟽勤請會朝奸態不
形偽官甚懇朕頗謂誠志久方允從乃降詔書俾脩覲
禮示以後命委其深心而臬音驟呼虺毒橫厲初則詐

疾後乃縱兵寮屬以戲規受屠使臣以傳命見脅朕務
於含垢未忍明言累降中人令遵前旨無輒車之戒路
有沴氣之滔天加以日逞淫刑寃痛者無告日興暴賦
杼柚者皆空赤子咸罄於饑糧白刃屢加於頸血為之素
志罪人無狀邦有常刑碩惟紀綱豈敢廢墜其討伐之
師並已有處分尅期齊進其李錡在身官爵階勲等並
宜削除仍令宗正等削一房屬籍其兩都及諸州府應
有李錡庄宅錢物等並委所由官簿錄聞奏浙西將士

素非同惡朕所深知迫於兇威不能自達但王師進討
因事立功梟斬渠魁以効節誠必當特加爵秩超異等
倫其將吏等以所領歸降者超三資授官以一身降者
亦超資改轉官健歸順者以厚加賞給仍與叙錄明諭
將士罪止一夫其餘染污一切不問於是詔淮南節度
使王鏐充諸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仍以內官右監
門衛大將軍薛尚衍充都監招討宣慰使宣武義寧武
昌之師各三千并淮南宣歙之師並取州路進討江西

兵士三千人取信州進討浙東兵士取杭州路進討

削奪王承宗官爵詔

天地以大德煦物而高秋勵肅殺之威帝皇以至道育
人而前王設黜罰之典於是版泉之役有舟浦之威
情豈佳兵義存禁暴朕嗣膺寶歷於茲五年以惕厲居
於人上以仁恕撫於天下恭惟文祖之訓敢以武功為
先昨者吳蜀興妖師徒獻捷朕每念陳原野之衆行鈇
鉞之刑雖舉彝章頗懷慙德蓋不獲已豈樂於斯王承

宗頃在苦廬潛窺戎鎮而內外以事君之禮將而必誅
分土之儀專則有辟朕念其先祖嘗有茂勲貸以私恩
抑於公議使臣旁午以告諭孽童俯伏以陳誠願獻兩
州期無貳事朕欲收其後効用以曲全授節制於舊疆
齒勲賢於列位况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懿
親俾撫近隣斯誠厚澤外雖兩鎮中實一家而承宗象恭
懷姦肖貌稔禍欺裴武於得位之後縲昌朝於受命之
中豺狼之心飽之而逾發梟獍之性養之而益生加以

表疏之間悖慢斯甚神祇所以不祐天地所以不容智士所以奮懷義夫所以興憤式遏亂畧期於無刑龔行天誅示於有制其諸道諸軍進討已從別制處分王承宗在身官爵並宜削除其鎮州管內將士官吏久在戎行未知朝典或陷於邪說或迫以兇威雖有忠誠無由自達但能效順即是王人豈止惟新當加寵渥其有能迴戈弭寇因事立功持有褒崇不拘資次貴爵厚祿設之而高懸實封名藩待之以茂賞其以一州歸順者便

與當州刺史仍賜實封二百戶先是刺史以州歸順者
超三資與官仍賜實封三百戶以一縣歸順者超兩資
與官賜實封一百戶其長行官健歸順者當與優厚褒
賞如將校內有翻然改圖梟斬元惡者授以不次之位
寵以殊賞之封王承宗如能革心悔過束身入朝待之
如初一切不問仍准舊官爵秩寵授於戲王者之師蓋除於
暴亂止戈之武豈願於傷殘而承宗不能負荷舊勲秩
承新命自貽其咎寧怨於天遽此興戎至於用鉞固非

素意用歎於懷百辟萬方宜諒朕志

討李希烈詔

朕臨御萬方失於君道兵革不息於今年憫衆庶之
勞悔征伐之事而李希烈蔑義棄德反道畔常朕哀彼
生靈陷於塗炭苟存拯物不憚屈身故於首春特布新
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纔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
狡竊酷烈滋甚吞噬無厭將相大臣咸懷憤激繼陳章
疏固請討除朕以天誅本欲去害兵戈既接玉石難分

言念忠良遭罹脅制雖欲改節厥路無由受污終身銜
冤沒代淪胥以逆誠足痛傷豈孽自一夫而毒流百姓
為民父母寧不疚懷宜令諸節度使將欲進軍先加曉諭王師
致討准在元凶所是脅從一切勿問如能去逆効順因
事建功設科以示褒勸

王承宗絕朝貢勅

勅天地至廣有自絕者不得容皇王至仁有當誅者不
敢赦朕纘承丕業虔奉睿圖樂戰佳兵每思聖祖之誠

納汙藏疾嘗佩先哲之言罪有難原事非獲已成德軍
節度管內度支營田恒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恒州大都督府長
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王承宗洗滌疵瑕累加獎授列在
藩方之重待以忠正之途謂懷君父之恩克勵人臣之
効而動思棄命恣逞非心傲狠反常橫厲無畏以其先
祖常立忠勲每為含容庶聞峻革曾不知陰謀逆狀久
則逾彰凶德禍機盈而自覆乃敢輕肆指斥妄陳表章

潛遣姦人竊懷兵刃賊殺元輔毒傷憲臣縱其兇殘無
所顧忌推窮事跡罪狀彰明周覽獄詞良用驚歎今罪
人咸伏首惡有歸雖當去害之誅猶軫錄功之念宜令
絕其朝貢使自懲省冀其翻然改過來身歸朝攻討之
宜更俟後命儻或不能遷善即當續有處分所為指使
蓋自承宗其事不在於三軍其辜未延於百姓所以但
絕朝貢未加討除如不自新止於有罪咨爾成德之衆
勉於忠順之機博野樂壽之郊本范陽管界總自授朝

寄常罄公忠既有維於能勞則宜仍其舊服其博野樂
壽兩縣並却賜劉總收管太中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兼少府少監駙馬都尉賜紫金魚袋王承宗亦由勲伐
之後錫以姻戚之榮莫顧寵私用已淫慝交通謀慮叶
比奸亮撫茲情狀合正典刑俾居遐遠猶示寬弘宜於
黔府安置朝請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賜紫金魚袋王
承迪朝請郎守丹王府司馬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承
榮國有彛章亦宜從坐承迪宜於歸州安置承榮宜於

通州安置仍並馳騎發遣各委本道具道州府月日奏
聞雲麾將軍上護軍王士平忠列武將軍守左神武將
軍事兼御火大夫賜紫金魚袋王士則並志秉恭德家
承茂勲既申勸善懲惡之義亦以全功臣紹續之慶示
朝典旌別之宜委中書門下即加獎授於戲朕方以五
常之道刑于萬國之風猶有棄德而崇奸興穢以自臭
惟訓導之不至顧菲薄而自慚尚欲依違務弘天討而公
卿庶尹多士具僚繼有陳論咸請誅言沉吟軫慮未忍

加兵屈法申恩茲未懲絕迫於公議難徇衷懷宣示中外
咸令知悉

討鎮州王承宗德音

上天垂象耀弧矢之芒先王取威陳鈇鉞之柄蓋所以
昭宣七德保乂兆人故窮陰有助於歲功而大刑無廢
於國典朕承累聖之休祉奉蒼穹之眷命道思格物心
豈佳兵期致俗於和同庶納人於軌度緬窺鐘鼎無忘衛
國之榮永惟帶礪每存延代之故太尉武俊頃因多難

首建大勲懸捧日之明誠遏滔天之逆豎武烈有過於
震電壯容具紀於丹青餘風凜然雖死不朽是宜子孫
席寵邦國同休而王承宗墜於弓裘隳其門戶不思祖
考之德忍與梟獍同謀不顧天地之恩敢以豺狼為性
飽則逾悖撫之不馴兇狂屢見於表章戕賊竊加於宰
輔四方同駭千古所無朕以思人愛樹投鼠忌器優游
而不斷隱忍而未征屈其憲法絕其朝貢俾之思過且
將革心而乃先動干戈屢犯城邑焚燒剽劫流毒於人

罪惡既不可容誅討蓋非獲已况四面征鎮憤激咸同
中朝卿士奏議相繼雖覆以天道欲更含弘而迫於羣
情須正刑典宜令河東幽州盧龍義武橫海魏博昭義
等節度兵馬計會進討其承宗在身官爵並從削奪言
念乃祖嘗著功庸蠢茲狡童自取廢絕其所襲實封宜
迴賦役子右金吾衛將軍士平俾之纂承元之祭祀若
承宗翻然改悟束身入朝必議加恩不唯貸法如沉迷
自若討伐遂行則罪止一身其駭脅之徒一切不問大

軍既臨計即戡殄其成德將士等或染汙俗或迫允威雖有忠誠無自階達但能去逆効順因事立功隨其高下厚加寵賜如有梟斬渠魁及執送南北以効誠節者其承宗在身官爵土地等便以回授仍與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錢二萬貫如有能率所管兵馬及以城鎮來降者並超三資與官仍實封二百戶錢一萬貫其以州降者便與刺史仍賜實封二百戶如本是刺史更超三資與官賜實封三百戶以縣降者超兩資與官賜實

封一百戶其以一營一柵降者節級褒昇務從優厚其諸軍行營將士如有先登陷陣屠城下邑者亦准此處分其接近賊界諸道應副行營將士如有能梟斬承宗者亦准前例處分其接近賊界州縣自軍興已來供饋繁併嗟我疲瘵良增憫然應免元和十年兩稅斛斗錢物在百姓腹內者并十一年夏稅並宜放免其有城鎮將士百姓守節拒賊身死王事者各委長吏優給其家仍具事跡聞奏當加褒贈其有潛謀誅斬承宗被其屠

戮者優加追贈並賜錢帛仍與一子官六州百姓莫匪
吾人墜於塗炭深用嗟惻兵之所至不得妄戮及焚燒
廬舍掠奪資產并有拘執以為俘馘事平之後給復三
年其六州管內百姓能率來歸順者所在安存各加優
獎方當春候務切農桑邊界之人慮妨耕織應緣軍務
所須並不得干擾百姓如要車牛夫役工匠之類並宜
和雇優給價錢賊平之後應立功將士並與超資改官
節級賜物續有處分於戲朕正位凝命端誠嚮方勞謙

為心慈儉為寶而化未陶於頑傲澤未浸於隱微荐興
甲兵布在原野中宵愧歎當宁憂兢命將除姦非曰尚
武宣示中外宜體至懷

討吳元濟勅

勅天地之化由肅殺而成歲功帝王之道以威武而輔
文德朕祇荷鴻業撫臨庶邦務先含弘每慎征戰俾懷
仁者有耻且格畏罪者見善則遷而或昏迷不共造命
不及固興悖亂之孽自速原野之誅除害正刑國有彝

典吳元濟逆絕人理反易天常不居父喪擅領軍事諭以詔旨曾無敬恭熒惑一方之人迫脅三軍之衆以其父少陽嘗經任使為之軫悼命申奠祭臨遣使臣凌虐封疆遂致稽阻絕朝廷之禮意忘父子之恩情旋又掩襲舞陽傷殘吏卒焚燒葉縣騷擾閭閻恣行寇攘無所畏忌朕嘗念賞延之義重傷藩帥之門尚欲納於忠順之途處以顯榮之列未能飭法猶為包荒再以詔書俾申招撫而蠱毒滋長姦心靡悛壽春西南又陷鎮柵窮

兇稔惡縱暴挺災覆載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棄良非
獲已致此興戎蓋以方伯連帥同請討除伐罪弔人故
茲申命宜令宣武忠武太原武寧淮南宣歙等州兵馬
合勢山南東道及魏博荆南江西劔南東道兵馬與鄂
南計會都防禦使與淮汝節度及劔南義成軍兵馬犄
角相應同為進討吳元濟舊有官秩宜並削除大軍既
臨計即戮殄嗟我淮右之衆本為勤王之師雖是脅從
頗已招洗念此勲力未嘗弭忘近罹狡童又此誑誤心

懷忠順迫在兇威苟能率誠即可收効其淮西將士有能象斬兇渠者先是六品已下官授三品正員官其先授五品已上官者節級昇進仍與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錢二萬貫如能率所管兵馬以城鎮來降者亦與改轉仍賜錢帛諸道應赴行將士斬元惡者亦准處分吳元濟如能束身歸朝並與洗雪若不能改過罪止一身其餘汙弊一切不問接賊界州縣百姓軍興已來供饋繁併言念疲瘵良增憫然元和九年兩稅斛斗錢物

等在百姓腹內者并十年夏稅並放免其有城鎮將士
百姓守節拒賊身死王事者各委長吏優給其家仍具
事跡聞奏當加褒贈并賜錢帛仍與一子官三州百姓
莫匪吾人諸軍所至不得妄加殺戮焚燒廬舍據奪資
產并有拘執以為俘馘事平之後給復二年三州內有
自置義營保柵王師所至能相率來降各加酬獎時當
春候務切農桑應緣軍務所須並不得干擾百姓如要
牛駕夫役及工匠之類並宜和雇仍給優價賊平之後

立功將士並與超資改官節級賜物於戲朕率循理道
靡敢荒寧思致中和以康億兆而德之寡薄化未昭宣
爰及用兵良深愧歎願非重武其在止戈宣示中外咸
令知悉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討伐下

令百僚議征李師道勅

討李師道詔

討淄青禁焚燒廬舍勅

討鎮州王庭湊德音

討王庭湊詔

討李同捷詔

處分滄州行營勅

闕

討鳳翔鄭注德音

討潞州劉禎制

討伐王郢詔

討草賊詔

討楊師立制

削奪李敬瑄官爵制

削奪李罕之官爵制

討董昌制

討伐下

令百僚議征李師道勅

李師道潛包禍心偽布誠懇緣自淮西用兵已後愆釁
屢彰累有疏陳請捨兇逆當道租稅頻年不送陰通信

使數致帛書又逆黨訾嘉珍等蓄聚兇徒謀燒洛邑所
圖不軌臨發事彰又使其徒燒劫河陰庫倉沮國大計
中使李重秀宣諭到本道又縱官健凌暴况又元和十
年六月傷害宰相事之端本實啟潛謀凡此罪名皆當
不赦朝廷以新平淮寇貴且息人素為含容令其獻劾
師道自知罪過難掩羣言累違崔承寵王玄同自將表
陳請令長子入侍兼獻沂密海三州林英續來又獻三
州圖印并奏其男發日國家務每弘貸屈法招綏今忽

翻然盡變前意應所陳列無相忘言其師道并軍將健
兒表共三道詞頗悖慢宜出示百寮議可征可捨以聞

討李師道詔

天覆至弘為惡者每聞於自絕國章具舉干紀者難逭
其常刑玄言至戒於佳兵丹浦本非其樂戰朕纘承鴻
業祇奉睿圖居軫納隍動思濟物仗以大信御茲萬邦
省躬靡忘於憂勤弘道必先於撫諭猶以庶政多乖至
誠未孚兢兢之心豈自暇逸近者淮右致討宿兵累年

宗社降靈妖氛克殄方橐弓而匣刃期阜俗以息人旋
議徂征諒非獲已李師道代荷寵榮謬居垣翰功不列
於勲籍過難掩於簡書尚復潛包禍心果是偽布誠懇
頃屬問罪蔡上徵師合圍助彼寇讎敢為影援陰通信
使密致帛書累抗表章請捨元惡所圖不軌事匪一端
遂至伏聚奸兇震驚洛邑焚劫內庫擾動河陰皆欲撓
軍旅之深機阻邦國之大計加以擅興甲兵侵軼徐方
駭逼戎行凌脅中使惡逾滋蔓志益猖狂乃者盜發京

師實啟端本又常賦不入自致愆違凡此罪名皆在不
赦朕以新除淮寇務息征師素為含容令其獻効而乃
懷其積惡懼彼羣言將佐交馳頻疏疊至疚心首罪請
命求哀時降使臣往加宣諭而師道請令長子入侍闕
庭願獻三列上歸圖印指期而發飛奏以聞詐為納地
之謀翻稔滔天之逆凡所陳列無非怨望露其悖慢之
詞備在封章之內明示百辟衆怒一心咸請致誅以懲
無上猶為伏念至於旬時乃聞遽越封疆寇掠德棣焚

焚村落縱暴挺災大肆鴟張魯無畏忌斯則人神之所
共棄天地之所不容罪惡貫盈自當撲滅宜令宣武魏
博義成武寧橫海等軍節度兵馬分路並進同力攻討
相為犄角其李師道在身所有官爵並宜削奪其淄青
將士如能梟斬兇渠者先是六品已下官授三品正員
官其先是五品已上官者節級超獎仍與實封五百戶
莊宅各一區錢二萬貫於戲動衆興師誠有乖於至理
養災蓄患恐流毒於生人數信未化於窮兇格物深慙

於菲德甫於寇難遄務討除宵旰在懷良深愧歎庶將
去暴永用止戈宣示中外咸令知悉

討淄青禁焚燒廬舍勅

勅寇孽背恩自取誅剪黎元不幸久陷兇殘王師有征
義先拯物苟加殘暴諒匪予懷况諸軍討伐已畢百姓
歸投相繼既足嘉憫尤宜撫存時屬春陽各務農業陶
我惠化當令便安其淄青四面諸道兵馬應入賊界收
城所至百姓明加曉諭任其營生輒不得妄行傷殺及

有拘繫焚燒廬舍掠奪資產開發墳墓等事並宜禁斷
詔下之初已有處分今更申勅切在遵行

討鎮州王庭湊德音

朕嘗讀玄元書至於佳兵者是樂殺人因念自孩提之
逮於羈紲不三十年必宜以安人為國本不以窮武為
威力顧予寡昧敢忘遵承為追念以興師已極君臣之
分以軫憂而捨罪豈非帝王之道况王庭湊倉卒之際
本非始謀接之以恩榮自當展其志義委之以鎮戎必冀

效於勲庸禍福無門行之則是弛張在我用亦何常苟
推信順便保忠順苟得其衆孰非吾人推而用之式示
榮寵宜特捨雪仍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鎮州大都督
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
處置等使應成德軍將士官吏一切依舊待之如初仍
令兵部侍郎韓愈充宣慰使於戲朕於彼三軍惠非不
至於彼闖境恩非不周今弘寬大之典以應陽和之令
使離散者見親愛之樂暴露者歸室家之安各宜感悅

以就寧秦布告中外體朕意焉

雪王庭湊詔

帝王之御大器也上法天意下順人情何嘗不欲舞干羽以致懷來滌舊垢而宏惠貸朕以寡昧獲守昌圖享二百餘年之丕基纂十三列聖之洪業而涉道猶淺燭理不昭德未洽于生靈信未孚于徼隱至使河朔殘梗藩臣阻絕既多在予之責每軫納隍之念頃者滄州拒命將帥專征有國彛章非朕敢赦諒功成于九伐當事

止於一方況成德本軍早列勲籍庭湊初意亦獻嘉謀

因緣細隙互構

闕

聞朝廷

闕

挂刑書雖欲上陳固

難自達及滄德剪定甲兵偃戢拜章辨數納款隣封爰

闕臺臣俾通王命備聞恭惕延望私恩感激而情動三

軍歎呼而聲馳四郡朕猥居兆人之上常懼一物失所

雖外示君臣之義實內猶父子之親豈可使覆載之中

不沾雨露照臨之下猶隔輝光斷自予衷靡聽輿議既

改之而不闕則待之而如初俾服官榮載膺寄任爵服

盡在恩禮用加其王庭湊可依前授金紫光祿大夫檢
校司徒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於戲天道之所助者曰順人倫之所重
者曰忠為君在于不疑為臣在于不貳然後上下交暢
以底泰寧當宏令猷勉收來効凡百卿士宜體朕懷

洗滌長慶亂臣支黨德音

門下皇王之令允慝必置於嚴誅天地之仁含育亦存

乎在宥除惡務絕其根本原情必諒於親疎慮興誑誤之嫌用安反側之舉寬大之典盡滌瑕痕追維長慶之初亂臣賊子之輩人神共憤天地不容頃以論刑是從流竄而東宮親昵之黨亦參帷幄之謀顧愉冒以取恩陷君父於不義必資懲創以蕩奸源議法當然非朕敢赦而曾不知過交構流言興謗道途扇惑人聽蓋以從前搜捕未盡巢穴猶存再令根尋果獲支黨無非近戚咸伏其辜在臣節而既虧於國章而難追並已從別勅

處分除竄逐遐荒及配諸陵守當外應諸惡黨從祖兄
弟子壻妻旅內外親戚門生故吏及比來別居并從疎
遠等降德音後一切不問諸司諸使更不用尋勘務從
寬恕俾絕憂疑惟先推鞠得合流者雖已逃竄如獲日
准前勅處分頃者屢降明詔以順人心重此究窮蓋非
獲已今則更無餘孽永絕猜嫌抒憤之志既申懲惡之
刑亦至乘春布澤大與維新明示中外咸知予意主者

施行

大中八年正月十一日

討王庭湊詔

雷霆霜雪天上所以成物明罰勅法聖人垂之易象豈
春陽不可以獨化將輔理固在於刑威乎則遏亂禁非
法天齊俗諒有為而然也李同捷罪暴寰宇告之則悖
寵之益凌亂君臣父子之紀綱棄覆育生成之恩義則
綏討之命蓋不得已焉而王庭湊作我藩臣久膺寵命致
爵位于擾叛之際齊恩澤于忠義之倫而首扇同捷便
自墨練怙惡之心劇於武兕負法之醜逾于梟獍藩方

統帥飛疏互來朝右公卿懇章總奏皆期鳴鼓問罪奮
戈啟行朕道希包荒志在含垢多端曲護大開坦途喻
之使致竒功告之將酬重位而傲狠彌甚兇肆不悛形
惡言于報章資盜糧于狡寇屢有降卒備驗奸蹤潛軍
入援德棣縱燎以焚瀛莫河東易定被毒騷然若尚為
包容則孰分逆順其王庭湊在身官爵並宜削奪應諸
道與鎮州接界處各宜逐便攻討其鎮州將士如有梟
斬庭湊者六品已下便授三品正官先是五品已上官

者節級超獎仍賜莊宅一區錢二萬貫如有能率所管
兵馬以州來降超三資與官仍便正授刺史錢一萬貫
以城鎮來降者超三資與官仍賜錢五千貫如庭湊東
身歸朝並與洗雪若執迷安禍罪止其身其於脅污一
切不問於戲原野陳師雖前王亦所難免干戈屢動諒
非德之所興愧咨示輔弼之臣暨於藩守之帥爾尚悉
乃忠力匡予寡昧

討李同捷詔

王者之御天下也惟其忠誠格以大順臣子之奉君父也効以奔走竭其忠貞故能上下交感家邦用寧其有專上周旋干紀悖戾息棄彝典矯誣當時固人神之所不容古今之未能制者也朕以菲德祇荷鴻業將躋俗於至厚之域致人于無過之地永用勞慮惻然于懷李同捷幸席舊勳不思纘緒斬焉未幾私行墨練毒殺忠良擾惑將校稽之國憲難追常刑朕以頃在先朝已稽申旨實遵成命未議改圖庶乎舞階以服有苗因壘而

降崇國使臣旁午優詔指明而又越留務之權授之戎
帥負海之地置之中華推恩含垢斯亦至矣之惠昭我
好生之德若迷而忘復用不自通天網難寬國刑難追
應諸道節度有別鎮行營兵馬比令權受指麾者並依
前收管不在抽移之限仍委有司准前調計資糧器械
與諸帥類使之豐備勿有闕遺其李祐所統兵馬多至
既逼德州自是本道糧餽不乏進取已深宜令依前於
當處守禦用圖克捷昔漢破先零營平資糧粟之備晉

摧符寇安石謹上流之師遠猷既恢殊伐斯至且戰期
無敵師克在和問罪既彰於有名出征必俟于先勝容
爾列位當體朕懷

討鳳翔鄭注德音

門下王者之御天下也推至誠以格物委大信以任人
故能邦家用寧上下交感所以詔祿爵而不恡待臣下
而無疑豈謂變起股肱患生毗倚鑿昧興歎難弭於懷
且負德背恩干紀悖戾而古今未有能濟者蓋人神之

所不容逆賊鄭注氣本兇狂志懷奸逆害時蠹政卜射
張皇行詐而緣術多端黷貨而谿壑難滿情惟黷白口
可鑠金罔冒包藏為惡滋甚朕九重之內不得備聞擢於
妄庸驟列華貫入司喉舌出納爪牙唯務廢忘不思報
國棄生成之恩義亂君臣之紀綱妄興妖言前古未有
罪同梟獍法在必誅况詔旨既追已離城邑險謀且敗
中途遽迴又迤邐使人迎接逆賊李憲稽之國憲豈道
常刑其鄭注在身所有官爵並宜削奪將士如有能奮

揚義勇執戮渠魁者先是五品以下官者便授三品正
員官先是五品已上官者節級超獎仍賜莊宅各一區
錢二萬貫如有能率所管兵馬以州郡來降者超三資
與官便正授岳牧仍賜錢帛諸道將士雖各守疆土非
為進攻如被侵掩因事立効者亦准前例節級處分賊
能從義悔過束身歸朝並與洗雪仍加寵獎幽明可鑒
朕不食言款誠自通即委諸道與奏若不能悛改自取
誅夷罪止一身其餘脅污一切不問其有迫於兇威曾

著失節顧存家族事出權時待其平寧並從寬宥將士
如有潛謀立功效順被其屠戮者並優加追贈并賜錢
帛仍與一子官應州縣百姓陷在暴虎莫保性命誠可
哀矜諸軍還境不得妄加殺戮并焚燒廬舍掠奪資產
及有拘執以為俘囚如有歸投者諸道據丁壯老弱量
加優卹仍給與空閒田宅使就生業事平之後願歸本
貫者亦聽鳳翔一軍素著忠義每臨霜雪之際實見松
筠之心凜然義風簡在朕志其大將軍及軍士並宜坦

懷自處勿以為憂兵革既平寵待如故鄭注初到鎮日
聞有優賞軍將常例不足為疑州縣百姓亦當復給免
於自効以報令圖於戲佳兵者聖祖之所誠文德者前
哲之所崇肆予寡昧敢忘丕教然以齊庶方者號令立
人紀者君臣斯言苟違大倫安設今則絕其奔軼示以
申嚴懷柔誠貴於止戈執惡何慙於用武布告中外咸

知朕懷

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討潞州劉禎制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
一雖晉之樂趙家有舊勳漢之黥彭身為佐命至于干
亂紀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劉悟頃居海岱
嘗列爪牙屬師道阻兵問罪三面開網一境離心乘此
危機遂能歸命憲宗嘉其誠款授以南燕穆宗待以腹
心委之上黨招集死士固護一方逮于末年已虧臣節
劉從諫生稟戾氣幼習亂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
紀綱之力以襲兵符暫展珪之儀終上緩之情隙駒為

喻魏豹姑務於絕河井蛙自居孫述頗聞於恃險誘受
亡命妄作妖言中訶朝廷潛圖左道接壤戎師屢奏陰
謀顧苔卵之可矜豈泉魚之是察暨於沉痾曾靡哀鳴
猶駐將盡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感舊恩自樹狡童中
使挾豎莫覩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
人神共棄其賜官及所授官爵並劉禎在身官爵並宜
削奪成德軍節度使何弘敬姻連王室任重藩維懇陳
一至之誠亟揚九伐之命吳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辨嚴

卜式朴忠未戰而義形於內況成德軍嘗以驍騎橫陣
百破朱滔戰氣方酣再迴魯陽之日鼓音不息三周不
注之山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竟殲師道建十二道之
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厲階盡歸皇化士傳餘勇
軍有雄名必能稟鬱侯之指縱成葛亮之勛伐咨爾二
帥朕所注懷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金戴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
史大夫駙馬都尉雲騎尉元達宜守本官充北面招討

澤潞使餘如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何弘敬宜守本官充東面招討澤潞使餘如故潞府曩者烈祖在藩先天啟聖節瑞昭晰績事渙於泗亭鑿輅巡遊金石刻於代邸斯實可封之俗久為仁壽之鄉艱難以來頗著誠節必非固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舊大將等如能捨逆効順以州郡人衆歸降者必厚加賞

如能擒送劉禎者別授土地以報庸其鄉村百姓所在
團結歸者亦如爵賞劉悟鄆州舊將及劉從諫近招至
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凡秉義立名須明大順未
有終於所奉上悖君親昔却至有言受君之祿是以聚
黨有黨而爭罪孰大馬田橫能得士心人多致命伏於
海島莫敢猖狂及漢高召之奔走向闕豈嘗違拒漢使
止留田橫雄慕殉以成仁不相從而非亂故得其主歿
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

劉禎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
並甄酬仍委陳夷行劉沔王茂元各進兵同力攻討其
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舍發掘丘墓擒執百姓以為
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戶為主罪止元惡務安生靈於
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髦雋舊老昌言于朝戒朕以祖
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
陳于原野朕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詢日命謀諒非
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

會昌三年

討伐王郢詔

王郢江鄉賤卒營伍微才忽撫御之小乖敢憑陵而構
亂迫脅將相恣竊干戈却資財於建鄴之城聚徒黨于
狼山之戍尋則浮江泛海掠鎮攻城焚漂三州傷殘萬
戶又於福建管內毒害生靈陵犯紀綱悖違天地朕為
人屈法惡殺好生累降勅書曲存招諭王郢包藏奸慝
誑惑軍師詐示歸降密為抗拒昨者拘留復魯已驗兇
狂今聞再犯温州顯與官軍闖敵魯實陷在舟楫王師

敗於鋒及兩浙震驚百姓憂擾滔天之罪擢髮難書然以分野興災雖關定數神祇助順必剪羣兇既違雨露之恩寧遑雷霆之殛是以別詮名將更益雄師兼福建之精兵雜番禺之戰士水陸俱發腹背齊攻須克旬時必破妖孽除先徵諸道五千一百人及福建南海并虔吉衢婺等州兵士外令更抽忠武軍一千五百人感化軍五百人泗州五百人宣州五百人都討一萬五千已上前左武軍大將軍宋皓負關張勇智有韓白英雄累著

戰功再居環衛思豺狼之未滅恥荆棘之猶存誓願長
驅速清羣醜今除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守右龍武大將
軍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諸道招討使應新舊行營兵士
悉取指揮各宜憤激忠誠淬勵戈戟識機翦撲取勢芟
夷速立殊勲迎俟超獎其王郢部下徒黨等或本同謀
議或偶被脅從或因窮餓依投或遭俘縲指使所宜捨
逆就順去暗趨明勉圖富貴榮華勿受驅除翦戮如生
擒及所得王郢頭歸順者當授四品正員官并賞錢一

萬貫賜莊宅各一區如能率衆于所在解甲歸降者亦當厚與爵賞明垂信誓必不欺渝凡在忠烈之徒皆宜

賈勇增氣乾符三年六月

討草賊詔

亂常干紀天地所不容伐罪弔人帝王之大典歷觀往代遍數前朝其有怙衆稱兵憑兇構孽或疑迷于郡縣或殘害於生靈初則狐假鸚張自謂驍雄莫敵旋則鳥焚魚爛無非破散而終蓋以逆順相懸幽明共怒近者

龐勛拒命王郢挺灾結聚至多猖狂頗甚尋則身膏原
野喉斃僕姑資財分散于他人親戚誅夷於利刃則有
方從叛亂忽悟歸降回吉凶于反掌之間變禍福于立
談之際諸葛爽今為刺史朱實見作將軍弘霸郎任職
于禁營宋再雄策名于淮海莫不身名光顯家族人安
近者諸道奏報草賊稍多江西淮南宋亳曹穎或攻劫
郡縣抗拒官軍或窟厄商從俘掠進奉出彼入此鳥逝
風驅雖云浚利于一時豈不憂危于終日以有限之逆

黨敵無數之王師寧論歲時必自殲滅朕以寬弘為理
慈愍居心每念蒼生皆同赤子恨不均其衣食各致豐
肥寧忍迫于鋒鋌斷其身首是以誕敷文誥且務招携
如或不共用兵無悔其王仙芝及諸道首賊頭目等見
制勅後各宜洗心悔過解甲投兵諸所在州府投降便
令申奏必當超授官爵厚賞資財永作忠臣常居祿位
其節級自補職掌等亦于大藩鎮內量材與職額衣糧
其拋棄田園脅從隊伍者並當撫綏慰勞各令歸業營

農是謂捨暗從明得生逃死依朕命者豈不休哉如或
頑傲不悛兇強自恃猶纏兵甲尚困鄉閭使田者不耕
蠶者不織則須為人除害非曰黷武佳兵宜令諸道帥
臣選練驍勇將卒分兵諸道併力合威必務剪除不得
縱翫其主兵大將若全擒戮得一火草賊數至三百人
已上者超授將軍仍賞見錢一千貫文如斬首級移兵
攻破徒黨收奪資財器械覆驗撫實者據其功績高下
授官賞財如逢賊不追臨陣不戰貪黷逗撓敗失師徒

宜令本州道勘尋准軍法處分應鄉縣田園之內有材
傑敢勇之人若能糾率丁夫捍禦寇賊寡旗斬將破陣
成功者委所在長吏速具奏聞亦與官職優賞如鄭溢
湯羣之輩皆以分領郡符朝廷必不食言鄉黨所宜助
順於戲宿麥將實秋苗正滋漸及蒸燠之時豈是戰爭
之日唯願務農偃甲布德行恩遍告州閭各宜知悉乾符

四年
三月

討楊師立制

朕以眇身恭臨大寶唯思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況于
垣翰之中臣僚之內豈不能掩其瑕釁而欲肆之法網
乎其或包藏禍心違拒君命罪惡既彰其悖亂誅鋤難
追于曩章迫于羣情蓋非獲已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
尚書右僕射上柱國中山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楊師
立本實庸才曾無遠慮幸因薄伎久列禁軍遂委節旄
益循事例必謂保其富貴勵乃忠貞况自朕出狩巴庸
頻加渥澤進水上之劇任兼輔相之殊榮不敢上報國

恩而乃敢虧臣節昨因制置防遏不肯發兵遂有替移
尋昇端揆罔思寵待輒恣兇謀揚潼水之驚波作佐綿
之沴氣不遵詔命偷固戎藩動衆興師欲收其郡邑重
門守險顯絕于朝廷據綿州奏聞楊師立已于涪城屯
兵下寨又差都將郝蠲等占奪綿州帶甲數千去州十
里賴有奉國兵士禦敵殺戮大挫鋒銳城池方遂保全
士庶免罹塗炭續據劍州申報楊師立與刺史姚卓文
欲領兵士直赴西川兼署姚卓文克指揮應使仍與鎮

縣書板反狀具明況聞廣集庸丁教習武藝稅外恣行
掊歛支郡無處完全別置親軍用為心膂及令捍寇莫
整鼓旗大校阻謀延頸被戮而又致害監軍家累骨肉
洎於叛官元從無不罹殃又殺送官告內使更無噍類
深用驚歎此固覆載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棄其揚師
立在身官爵及先父所贈官兼母所封邑號等並削奪
令西川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陳敬瑄以義制事君擁
銳敏之師徒擅訓齊之政令必能勦除逆豎鎮定蜀川

已兼三州都指揮等便宜令差兵攻討處分應楊師立
叛官及將校官吏等如或不同謀議及衣冠僧道百姓
等臨事脅從者宜各審詳情狀切務安存無令誤有殺
傷致其冤濫其將校等如有梟擒楊師立歸順者朝廷
別議獎酬其立功將校等委敬瑄等第奏聞冀行賞典
嗚呼作孽者誠自投于法網矣亦由吾理化之道未信
於人焉負宸凝思良深自咎布告天下咸所聞知

中和四年

二月

削奪陳敬瑄官爵制

朕以賞罰二柄不可廢也助順誅逆自古行之陳敬瑄
出身屠沽驟竊旄鉞包藏奸逆侮慢朝廷敢行專殺之
威尤顯不臣之節惡昭圖之直筆溺瞻於中流傲狠之
心唯思殘害猖狂之志日甚沉迷先皇帝再幸梁洋方
當歎否廣張行勢欲脅乘與全蜀賦租不供天府百城
牧守皆出私置近者爰命台臣往持戎律冀因交代亦
許罷歸而又結黨連羣以拒王命深溝高壘輒恣兵威

罪既滔天誠宜共棄其陳敬瑄在身官爵並宜削奪兒

姪等委中書門下商量處分

文德元年十二月

削奪李罕之官爵制

勅朕聞君天下者先賞而後罰立教化者貴德而賤刑
其或道之以爵而不勸是稟匪人之性豈悛不救之謀
雖軍旅屢興有慙區宇而干戈勿用何去頑嚚邢磁洛等
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守邢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王食邑三

千戶李罕之間閭下品窟穴微生憑厲氣以感時依兇
徒而干紀剽劫郡縣攘害蒸黎水絕安流陸無砥道先
皇帝捨於斧鑠委以招修唯聞屠伯之人寧有孚人之
稱而又擅離河內竊據東郊谿壑貪心涸伊瀍而不潤
烏鳶利觜啗刺廓以成空旋逃原野之誅還聚萑蒲之
衆時以上京初復羣情未安宥十死之正刑委三城之
重地仍加相印俾掌兵權冀懷再造之恩永戢無厭之
暴而乃復招逋逸輒留貢輸始則結王友遇而寇攘終

則投李克用而侵軼且山北以邢洺為要害爾則引戎馬以屠攻洛京以懷孟為咽喉爾則肆爪牙而搏噬調其當路終可欺天不知祖宗垂休祐予纘總中外陳懇成我蕩平專攻之令纔行同德之捷已獻度其鼎釜無一安存降以絲綸用彰攻伐其李罕之在身官爵並宜削奪注毀委招討使宰臣張濬駱全雍悉加存卹於戲禍福無門唯人自召爾為將相而不能全身授爾旌旗而翻聞起亂罪在不赦朕安敢私凡百同盟共懲始禍布

告中外咸使聞知

大順元年五月

討董昌制

夫雷霆霜雪上天降以成物明罰飭法哲王垂以理人是則陽春不可以獨為歲功仁恕不可以專為君德威刑之作其在斯乎朕以眇身祇膺大寶奉祖宗之不訓荷天地之洪休八年於茲一日無怠遜於志者必本於情苟懲誠之不明懼典章之斯廢威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王董昌出於行伍屬

遇艱難權握兵戎位崇將相器方盈而自覆鼎必折而
遂傾因憑生祠輒有狂計假陳妖異惑亂邪巫鼓噪危
樓偽為建國不思理代徒生犬吠之音欲就叢祠妄舉
狐鳴之兆賴浙西節度使錢鏐與諸州等皆忠誠憤激
壯志堅高始以逆順之理飛章諭之而不恡次以攻伐
之謀與約脅之而不迴至于率兵直以劓壘雖假言誘
惑止遏兇邪終為閉壁偷安不使東身歸罪是其陰詐
猶欲張皇魚戲鼎而雖亦可哀娘怒轍而終為不率天

討有罪渠魁必誅其董昌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委錢
鏐進兵攻討越城之內士庶且多寧無勇敢之徒善以
功名自許如有梟戮生擒董昌者授三品正員官賞錢
一萬貫如有官者超三資酬獎如是董昌威制曾助妖
謀翻然改過圖功轉禍有所自効者罪並不問賞即與
之於戲惡殺好生人君令德伏順伐逆武夫令猷鳴鼓
而攻既非獲已奮戈而起亦宜憤諸勿發勿焚無悞無
失罔俾觀聽者謂我黷武而佳兵也

乾寧二
年五月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一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捨雪上

原劉武周宋金剛等誑誤詔

宥劉武周餘黨詔

赦河南諸州為王世充誑誤詔

寬宥逆人親黨勅

矜放緣生勅

原免兩京被賊逼授偽官詔

受賊偽官令均平改擬詔

宥田承嗣詔

復田承嗣官爵制

宥李忠臣詔

宥李懷光示諭河中將士詔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並招諭淮西詔

放李希烈將士還本道詔

誅李希烈原宥淮西將吏詔

捨雪上

原劉武周宋金剛等誑誤詔

朕發跡太原陳師汾澮底定京室廓清函夏惟彼晉魏
事等豐宥近者妖祲憑陵侵斥郊境害虐良善擁遏吏
民大軍東討義存拯難芟夷醜類實在弔民凡厥渠魁

已就殲殄脅從之輩情有可原宜許自新義申蕩滌其
晉州潞州隰州并州等四總管內自武德三年四月二
十一日以前被劉武周宋金剛等所誣誤者罪無輕重
皆赦除之各令復業一皆不問州縣城堡有固守忠節
抗禦凶徒者具錄聞奏別加褒賞

宥劉武周餘黨詔

祝網泣辜彰乎舊典赦過宥罪著自前經往者劉武周竊
據邊陲擁逼良善石嶺以北咸惟其弊雖武周述竄寄命

蕃夷而殘黨餘氛尚懷旅拒致使朔漠猶警關塞未寧
屢動干戈久違聲教代州總管定襄王大思勤績克著
安輯邊境討擊未賓率其從化朕君臨天下義存撫育
念彼凋弊若納諸隍但朔代黎元逆命日久今雖歸附
仍懷反側其代州總管府內石嶺以北自武德四年二
月二十九日以前所有愆犯罪無輕重悉從原宥可並
令安居復業勿使驚擾

赦河南諸州為王世充誅誤詔

朕初膺靈命撫育萬邦一物失宜憂責在已是以昧旦
丕顯昃食忘勞思流恩惠被於率土日者世充作梗僭
擅一方侵虐士民阻絕聲教鞏洛之地比邑連城受制
凶威莫能自免翹足引領乞師請命朕愍彼黎庶獨為
匪民命將出軍用申撫字兵威所震醜徒懾服元惡頓
顛而縛軍門殄滅氛祲混同文軌拯彼遺民出乎塗炭
宜從蕩滌與之更始可赦河南諸州舊為世充所誣誤
者自武德四年六月四日以前皆除其罪若有率其部

衆保全城邑因事立功以歸朝化者量其効績就加職
任竒才異行隨事旌擢鰥寡孤獨以時恤理亡命山澤
詔書到後三十日不來歸首者復罪如初

寬宥逆人親黨勅

蘇頌

勅朕聞古先哲王臨御天下以刑止殺罪疑惟輕懲惡
勸善義不相及管仲實讎自為良佐嵇康既戮子為忠
臣昔人美談前事非遠間者元惡大憝實繁有徒仗順
行誅法在撫捨朕惟薄德獲承丕運敬記羣公之上固

以百姓為心且逆豎支黨及其親婭項屬多難念彼仇
離與之洗滌用徇於寬惠多令遷貶孰安於反側故一
切勿論欲明本體而有司所奏尚未該詳緣累黜削或
乖平反豈朕受天明命作人父母之意歟將朕之誠心
且未能諒將義者多緒不釐其失思之憮然甚非所謂
其親累人貶拘者所司宜更詳審務令折衷重申朕意
咸使坦懷俾爾周行以凝庶績

唐隆元年
七月六日

矜放緣坐勅

蘇頲

勅朕聞古先帝王受天之命承天之序萬方罪已百姓
為心者蓋司牧於至公豈崇高於大寶朕猥守丕緒克
恭嚴訓答神祇之睠資敬愛之道二祀於斯矣頃逆賊
竇懷貞等首謀逆亂敢肆兇悖交羽林而竊發指王堂
而睥睨雖觸瑟之兆禍積於猖狂而援旗以問變生於
倉卒太上皇震威電激睿畧天斷命朕冀行應時戡翦
衆所共棄人其乂安已而承姑射之期奉華胥之志爰
釋重負鍾於薄德顧如臨而益懼思若濟而罔知將何

以承四聖之休成一人之教伏以太上皇比親庶績念
於朕躬逸於承歡未知為政而內有聲樂外有畋漁從
魏文河曲之遊追漢宣杜城之好因時命賞幾忘在予
之貴他日為言非專代天之理令退而自省殷鑒前弊
損之為戒仁豈遠乎朕其再思當不二也俾爾卿士下
洎元元體朕至誠勉遵大化欲使陽和時雨之惠利有
攸往肅殺嚴霜之威紆而不作故事非獲已期在無刑憫
然永懷將布寬典書不云乎罰不及嗣古之制也其逆

人親緣坐合死者特令放免配為城奴仍差使領送自
餘支黨往還一無所問與更始者令安反側與再生者
特垂哀憫屈彼尋常之法矜其至重之命庶有光武焚
書之事成湯解網之恩凡厥遠近咸遣知悉

先天二年
七月十三

日

原免兩京被賊逼授偽官詔

朕聞古先哲王慎罰以恤人命脅從罔理罪疑惟輕成
湯有解網之仁光武有焚書之令蓋惠彼至理寬其刑

章是以法不濫加罰所以措也間者時遭祲逆患在干戈衣冠之流逼迫者衆事不獲已情稍矜焉頃者委在三司窮其五聽議重者累申刑典稍輕者猶被勾留況時久淹延人皆窘乏衣食且猶不給家屬又悉乖離艱難之憂無甚於此豈朕泣辜宥罪作人父母之意耶況德澤頻加科條遞減原其事狀稍近平人豈可稍議遷貶增其反側萬方有責罪實在予一物夫所憂將若厲永言憫念用惻於懷其兩京官應被賊逼授偽官三司

所推問未了者一切放免其賊中守本官至各方選曾
受駟馳既寬刑典免其貶降並至來冬放選合得官時
仍委所司量事輕重注擬其已貶官續有處分

乾元元年六月

受賊偽官令均平改擬詔

刑政之本皇王大要政事或失厥中帝道則有乖於御
下王者所以持平慎恤蓋在於斯朕纘服鴻緒躬臨庶
政何嘗不內軫泣辜之念外覃解網之恩詔書所下期
於必當徃以衣冠之任受職賊廷量其輕重俾申貶黜

比聞三司處置未甚均平或同科之中升降有異或謫任之所風議不一頗招情故殊匪至公是以縉紳之間不無竊議有司奉公其若是耶又流降量移久申詔令省司類例事尚稽遲遂使嶺嶂踰時積流荒之歎雨露凝澤壅如絲之旨逖聽遐邇頗聞咨嗟斯乃主者殆官甚無謂也宜令中書門下類例三司先所貶官各據科目均平改擬仍審勘前後制勅應合霑恩並速處分准制合量移人亦令吏部速比類聞奏又緣頃經逆亂中

夏不寧士子之流多投江外或扶老携幼久寓他鄉或
失職無儲難歸京邑眷言憫念實惻予懷宜令中書門
下牒本道責取其應五品已上官並即與進改六品已
下官合序用名品可收者亦量材叙用仍據中外員闕
均融授官其授京官者仰本道勾當裝束即合赴京授
外官者各令之外任餘不合授官是士流者所在州縣
一切安存無害公私勿令干擾

乾元二年八月

宥田承嗣詔

臣子之義違而必懲春秋之辭服而先捨故武威以制其不恪文德以懷其自新田承嗣悞惑姦邪輒干紀律朝有彛憲當舉典刑猶示含容薄令降黜冀其遷悔全彼平人而不赴所貶之官再任造端之將避迴師旅綿引旬時朕猶憫脅從悞茲併命其人何罪顧悼增懷深思改過之期以救無辜之禍而承嗣果能尅責頻獻誠詞泥首束身請歸庭闕輸心瀝懇備在封章而正已地邇藩陞具昭誠款遂屢有陳奏達其深哀故以悔非之

誠全其改枉之志翻然効順頗用嘉之即宜與子姪家
口等同赴上都當待以殊恩永守終吉豈不美歟其魏
博所管官吏將士僧道耆老百姓等初因迫脅曾受駢
馳或久拒官軍辭不獲已或微科郡邑出入門庭皆懼
於不全蓋素非元惡既往之咎並與惟新一無所問或
先在昭義軍管內諸州軍者並宜却還本貫各安舊業
昭義所管官吏將士截耳軍健身及家口先在魏博等
州者妄有駢逼各被質留原其初心本非舊惡既因註

誤先合蠲除仰即歸本州亦一切莫問各守所務無相
奪倫王典無私信存賞罰習從罔理前聖嘉謀歸命者
必全知過者皆宥今既納承嗣之懇請亦以虛懷捨脅
從之前非悉令原免如其謫詭時日猶事逗遛國有常
刑法難屢屈過期不至獲罪如初諸道兵馬即宜同力
協心大軍克期不可追悔轉禍為福唯在此時至於再
三非不深切想及官吏將士已下奉而行之知朕懷也

復田承嗣官爵制

昔在虞舜舞干羽於兩階而苗人服洎漢高帝遣陸賈而赦南越光武亦下璽書招附竇融然則太上以德撫人其次因其制事或有阻兵便地未縱紀律將畏刑以紓禍俟文告而斯懷則明恕之道宥過為大其來久矣永州刺史前魏博等七州節度觀察處置管內支度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鴈門郡王食邑實封一千戶田承嗣頃封壤之外或牧郡邑以下

尺一之詔徵縣道之師貶刺零陵式彰典憲而國家十
連將帥千里旌旗軍騎襁屬於山河樓船鎖結於淮海
而承嗣轅門宿將方面舊臣授鉞持衡素經委遇乃繕
甲陳備越河應敵然未離魏郡嬰壘自固頻遣章奏聞
款申誠至祈革心永用遷善又聞聚族興歎恒思更新
廢食遺寢沉憂成疾夫為君上者承天於人兼育廣覆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今河南河北之人皆朕之人
也豈可不念隱恤求逞其心令其父兄乘城子弟攻取

天石之下骨肉相殘邑里之間敵讎交斃而兵連禍結
廩餼取資異賦急征井閭殫竭男釋耒耜女廢蠶桑流
離凍餒擠於溝壑而欲勞師黷武必舉彝章終夕惟慮
誠所未忍且使蒼生懼此塗炭皆由朕司牧無方朕實
不德誰之過也今將損膳撤懸內省歸咎以寬承嗣本
身官爵仍委在彼勾當軍州事不須入朝弟庭琳及子
姪等凡所連坐貶降者一切釋放並還本官仍依舊職
掌駢使其魏縣將吏百姓及宋汴過河將表奉珪祀舜

卷一百二十一
并將士等並從原宥一無所問於戲以欲使人必求諸道澤渚時禁仁有被於泉魚麋卵不傷德可懷於鳥獸今則偃干戈之務全億兆之人庶茲明誠上合天睭公卿百辟悉朕意焉

宥李忠臣詔

納忠引過人臣之大節錄用念功帝王之彝典雖藩鎮之守秉律或虧而股肱之良懋勲斯在不忘求舊特用優賢淮西節度觀察處置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西平郡王李忠
臣紀性直方深秉厚實自然文武之器雅有將帥之才
勇則本仁謀常制勝頃者王室多故戎事方殷奮不顧
私義形於色遠自遼海首投全軍擁義勇之師徇邦家
之急出入百戰勤勞兩河委以旌麾寄在淮右不俟駕
而赴命每先期而即戎俾鎮大梁實參元輔倚賴之重
中外式瞻戎部之間政刑或撓雖在危急能布公忠戀
闕勤誠再馳道路降服請罪至於再三言念勞臣良深

憫歎酌於軍志失政有懲舉以朝經議勲可恕罷其方
面之務省內臺閣之煩論道之司仍處三公之列分土
之爵尚居五等之封用亦優崇服我嘉命可檢校司空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勲封如故朕與功臣本同休
戚其於任遇豈易始終庶將傳慶子孫寧止保其祿秩
凡百卿士宜悉朕懷

宥李懷光示諭河中將士詔

間者變興京邑朕播越奉天李懷光仗義帥師自遠赴

難逆黨奔潰危城解圍錄其茂勲嘉其明節所以任崇
元帥位極上台而祿位滿盈慮迴惑信受間諜自生疑貳
昔以匡服大計籍其成功曉諭將相禮代殊厚而野心
不革往顧逾甚欺誘羣帥襲奪衆軍誣陷信臣拒違詔
命與朱泚結固通使往反放肆兇威彰示狂逆務為劫
脅迅發醜言萬情失圖諸將咸憤所以重茲巡狩越次
梁岷違奉宗祧淪汙士庶撫心自咎良增愧歎實由朕
格物之誠不至知臣之鑒不精永惟此軍功著王室安

祿山之作亂肅宗以朔方之衆復區夏僕固懷恩之縱
逆代宗用朔方之師靜關塞洎朕涉此多難露處奉天
內則擐甲登埤外則歷險赴艱寒不挾纊夜不釋戈邦
固不傾寇讎斯屏竭誠致命萬衆一心朕方期收復皇
都策勲命賞永固休戚大報功勞豈謂餘孽未平叛臣
連禍臨制將士莫由自申憤激於衷誓不同惡每一念
此惻然疚心猶以懷光舊勲務於容貸其副元帥太尉
中書令河中尹朔方等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

改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
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應朔方
及諸軍在行營并奉天兵士春衣等時方暄熱並未支
給每想暴露豈遑安居今江淮轉運輕貨般次即至續
當支遣朕知朔方將士忠順惜朔方將士功名所以殷
勤再三視遠如邇斯言必信無自棄焉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

朕聞自昔哲王以道化下不竭物以充欲不勞人以樹

威億兆之心如戴父母兵革不試四方來同苟昧於德
綏務以力勝士旅疲耗蒸黎困窮幸以成功豈云有補
李懷光久從先逆淹歷歲時被服干戈畧無寧息賴茲勤劾
是有成功宜共賜物三十萬端足以充宴賞仰度支即
般次歸本道仍令所司叙錄即超資與轉改其中大將
及功效殊尤者委本使速具名銜聞奏先與處分其先
在河中將士亦宜賜錢宴設如本是奉天定難功臣准
勅合給賞者度支排比支付嗚呼自國家多難二紀於

茲朕嗣位七年連兵五載追惟往事悔恨盈懷今二孽
繼誅諸方甫定哀彼淮右獨為匪人其帥不龔其衆何
罪朕晨慮夕惕念之於懷數窮戰爭則流禍及於天下
利病之勢較然相懸俾人罹殃寧我忍恥今勲賢列鎮
疆理有經縱未偃戈是以保境况天地之大無所不容
豈令是邦永隔朝化因茲大慶使洽鴻恩諸道應與淮
西接連宜各守封境非彼侵軼不須進討仍委所在長
吏明加招諭宣布朕懷李希烈若能歸降待之不死其

卷一百二十一
餘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洗滌與之更新先有官封亦
皆仍舊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理當甄升加以褒勸其
所優賞科條並准前來處分朕思與海內去危圖安有
過自新雖大必宥朗然明信彰示兆人期爾庶邦自求
多福無有遠邇咸使聞知

放李希烈將士還本道詔

李希烈負恩作亂劫脅平人朕念生靈無辜務欲息兵
捨罪累行赦令皆許自新言必再三事出誠素此朕含

垢忍恥屈法為人之心天下所明知也希烈固執兇圖
駭脅將士違我詔令我甲兵今月三日遣偽署申隨
唐鄧四州都知兵馬使杜文朝率馬步五千人入襄州
北界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勒兵馬與戰大破其徒斬
級生擒蕩除畧盡又於陣上生擒杜文朝及大將馬坦
然等此皆朕德不昭感殺未敢行致使平人脅從逆命
首帥有罪其人何辜朕所以有哀悼心感事增歎猶冀
改過尚可息兵再明屈己之心式洽好生之義其陣上

生擒將士馬坦然等七百九十人宜令樊澤給衣糧食
並令放還并寫前後赦文勅命宣示朕懷將士等有能向
化者准赦令一切不問官爵如初其有傷痍壞支體者
並委醫療令其得所其陣上所殺人宜差由官於側近
埋瘞兼立碑記無使暴露鬱吾春和其杜文朝身領全
軍事得由已不得歸順力屈就擒得當日有處分

誅李希烈原宥淮西將吏詔

陸贄

勅反易天常悖逆人紀衆之所棄罔或逃誅李希烈蔑

德背恩窮奸極暴謂神器可以力取謂生靈可以詐欺志在允殘躬行僭竊罪無所比法所難容朕以君德不修致人於禍究其端本過實在予不忍蒸黎重相攻戰屢施詔命務欲懷柔抑羣帥奮發之誠駐諸軍討逐之勢不憚罪已期於息人希烈曾無悛心益逞驕志虐毒滋甚吞噬無厭惡貫既盈自底夷滅開府御史中丞臨郡王陳仙竒忠勇有謀沉毅能斷攄闔境受污之憤導三軍思順之心唱義一呼羣情響附廓清氛祲殲戮渠

魁驛書上聞函首入獻方隅既乂戎役其休懸賞之科
是宜必信其以仙竒為檢校工部尚書兼蔡州刺史御
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使仍賜實封五百戶應淮西管內
將士官吏百姓等頃迫允威遂從脅制既誅元惡俱是
平人除李希烈一家其餘並准前後赦勅原免更無所
問其將士等或本屬平盧或久鎮淮右素推忠義累著
勲庸果能協志同謀輸誠奉順以茲節効良有可嘉委
仙竒即以諸邑官錢優與宴勞其中首建謀議同斬希

烈人等宜並條錄聞奏節級褒賞比年以來有潛圖効
順仗節著明計或未行為賊屠害者亦宜審加訪察具
事跡以聞如有子孫仍錄名聞奏百姓等久經淪陷兼
被傷瘼想茲凋殘實足矜憫除供當道用軍之外宜復
二年應被希烈差點兵馬及團練子弟並放散其本額
將士之中有不樂在軍願歸農業者委刺史量給逃死
戶田宅并借貸種糧優復終身使之存濟宜令尚書左
丞鄭叔則充淮西宣尉使嗚呼往欽哉自希烈叛命於

今五年王澤不通下情亦阻所宜宣我信令以釋危疑
數我惠慈以慰疲瘵滌清汚俗咸與惟新底綏一方以
稱朕意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一